

边疆有棵小白杨

■王敏哲

两代之间

父亲的书桌上摆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中，父亲和向叔叔搂着彼此的肩膀站在一棵小白杨旁，身后简陋的宿舍和满眼的荒芜，显示着环境的艰苦。这张照片被父亲视为珍宝。他说，向叔叔既是自己亲密无间的战友，更是知己知彼的“对手”。

1993年，父亲参军入伍，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入伍时，我和你叔叔就坐着同一趟火车。后来，我俩提干去读军校，坐的还是同一趟火车。”回溯那岁月，讲起他和向叔叔的故事，父亲总是眉飞色舞，“在连队时，我俩比内务、比体能、比战术，就连饭前唱歌也要比比谁唱得响亮……”

“小白杨，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父亲的军旅故事与这首歌曲《小白杨》，一直伴随我成长。父亲告诉我，军校期间要考五笔输入法。他和向叔叔没接触过电脑，两人便没日没夜地加练，有时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互相抽背字根表，最终顺利通过了考试。

“手榴弹投掷我比不过向向军，到了休息时就加练。肩膀拉伤了，他就帮我按摩敷药。”这些饱含战友情谊的往事，让我自幼对部队有种特殊情感。

记得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个夜晚，父亲在饭桌上和我讲了很多。他眼神中溢满了让我报考军校的期待。我心里却有些犹豫，担心自己吃不了苦。见我踌躇不定，父亲无奈地感叹道：“今天，你叔叔还打电话问我呢。还是他的儿子争气啊，二话不说就填报军校了。”说完，父亲放下碗筷，默默地离开了。那一刻，我看着我父亲略显佝偻的背、稀疏的头发，心情非常复杂。那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最终下定决心——报考军校，既为父亲，也为自己。

当军校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时，父亲在电话里和向叔叔聊了很久，两人说一阵、笑一阵。通话结束后，父亲叮嘱我：“向叔叔的儿子叫向文涛，比你大几个月。你俩去了同一个学校，要相互照顾。当然啦，不管是训练还是生活，你都不能输给他啊。”



插图/姜晨

二

进入军校，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素未谋面的向文涛。

得知我俩分到了同一个学员队，我对宿舍门上的标签，挨个寻找向文涛的名字，终于在走廊尽头见到了他。他比我想象中要白净一点，也比我结实许多。他一打眼就认出了我：“你和照片里的王叔叔简直一模一样。”

从地方青年转变为军校学员，过程充满了艰辛。顶着烈日练习站军姿、夜半时分紧急集合……单调紧张的日常，成了我和向文涛军旅的起点。

轮到我帮厨时，向文涛会特意跟其他战友“换班”，陪我在后厨里择菜、在水房里洗餐盘……一次，向文涛问我不会唱《小白杨》。我当即唱起来：“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可没唱几句就跑调了。向文涛在一旁咧着嘴笑我，说：“来来来，跟着我唱。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唱完后，他话题一转，继续调侃我：“我爸经常跟我讲，你

刚当兵那会儿饭量特别大。没想到，你跟你爸一样，看着瘦，但饭量不小啊。”

说着，他从迷彩服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递给我，说：“以后我吃不不完的馒头，就交给你了。我爸也跟我说，不许浪费粮食。”

看着手里的馒头，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暖流，忽然明白为什么父亲总把向叔叔和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军营往事挂在嘴边。

生活中，我和向文涛“情同手足”；在训练中，我们经常展开较量。

一次考核战术基础动作课时，我俩暗暗在铁丝网上较劲比拼了一下午。考核结束后，看见我的手腕受伤流血了，向文涛一边给我消毒，一边说：“这回你赢了，等回了学校，我们接着比文化课。”

后来，一次野外驻训时，我不慎崴了脚，不得不卧床休息。夜晚，望向窗外皎洁的月光，我回躺在上铺的向文涛：“你会不会想家，或者觉得军营生活枯燥，感到后悔？”

向文涛探头看了看我，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敏哲，你知道小白杨为什

么能在边防艰苦的环境下，依然挺拔吗？”我看着从窗外洒进屋里的月光，一时语塞。

他紧接着说：“因为无论风吹日晒，小白杨都会迅速适应环境，在磨砺中扎根成长。”

向文涛最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我的内心已经有了答案。

三

毕业后，我和向文涛都选择了去边疆，向文涛更是幸运地被分到了“小白杨哨所”。我俩休息时，经常打电话交流。向文涛说，他和战友们给小白杨浇了水，刷上了石灰水……这样的点滴，让我心生羡慕。我决定去父亲照片上的地方，小白杨故事的发源地、向文涛的单位“一探究竟”。

今年休假时，我登上了前往小白杨哨所列车。得知我要来，向文涛早早便在营区门口等我。我们一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领我去看营区里的小白杨。

向文涛告诉我，连队最近组织大家给营区的树木刷石灰水，他特意把那棵小白杨留下，就等我来了，和他一起为小白杨“涂白”。

那天，我和向文涛并肩走在营区里。驻地的初春，微风里夹杂着些许寒意。不知不觉间，那棵“与众不同”的小白杨出现在我面前。它的树枝光秃秃的，树干上的白灰有些褪色，四周环境早已不似从前贫瘠荒芜。

我轻轻抚摸着它，希望通过掌心向它传递这一路成长的酸甜苦辣。感受着风霜在小白杨身上留下的痕迹，我好像听到它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叫坚守。

过了一会儿，向文涛抱来一桶石灰水，怀里还揣着两把崭新的刷子。接过刷子，我俩一起蹲在小白杨旁刷着，那场景像极了当年在军校里一起帮厨、洗碗。他一边刷，一边问我：“你说，当年咱俩的爹是不是也像这样给小白杨涂白呢？”

“肯定啊，以前是他们守着小白杨，现在是咱俩守着小白杨。”我回答道。

刷完后，我和向文涛看着彼此身上的“白点”，相视一笑。

临别前，我和向文涛站在小白杨下，学着父辈的模样搂着彼此的肩膀，请战友为我们拍了张合影。那棵小白杨在暖阳的照耀下，高大挺拔，焕发着勃勃生机。

回家后，我把这张照片放到书桌上，一如父亲珍藏的那张老照片。

家人

爷爷出生在鲁西北一个贫穷的小村庄，曾服役于原福州军区某部。1958年，爷爷复员回到老家，在工人岗位上默默工作了一辈子。

爷爷“抠门”，是全家人心照不宣的事实。逢年过节，亲朋会给他送来很多年货，但爷爷总是不合时宜地回一句：“整这些有啥用，给点钱不好吗？”

爷爷喜欢抽烟，却总拣便宜的烟买，一支烟能断断续续分几次抽。每次去赶集，他还会偷偷藏些零钱，并向奶奶“虚报花销”，藏入自己的“小金库”。

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我从小学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有退休金，又在家种了菜、养了鸡鸭，家里生活水平其实不错。但每次给我交完学费，他都会用铅笔在墙上记下来，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到了年底就找我父亲“要债”。那时，我也觉得爷爷挺吝啬。

就是这个看似吝啬的“老头”，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爷爷去世后，我们从大奶奶口中得知，爷爷经常接济她，多时一两百、少时几块，十几年来从未间断。大爷爷在解放战争中受过伤，无法干重体力活，家里条件有限，爷爷就时不时给哥嫂送钱。

2006年，我愿成了全家第9名军人。冬天凌晨6点的北方，寒风刺骨，面如刀割，爷爷当时执意要送我。登车前，他送给我两句话：“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要做高山上的青松，不做温室里的花朵。”字面意思简单易懂，但真正理解却是在很久以后。

入伍后，我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除了对环境的不适应，高强度的训练也让我内心非常煎熬。每当我产生畏难情绪时，只要想想爷爷的话，心里仿佛又有了力量。入伍第1年，我被评为“优秀士兵”；入伍第2年，我顺利考入军校……我在部队的表现常常被家人绘声绘色地“汇报”给爷爷，他高兴得不拢嘴，一个劲儿地夸我。

后来，由于岗位有些调整，我萌生了转业的想法。有一天，爷爷突然打来电话：“听你小叔说，你转业了？如果部队让你回来，那你就回来。如果你因为遇到一些挫折，就打退堂鼓，那跟当逃兵有啥区别？”爷爷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静下心来检视自己。

那年，爷爷不慎摔倒，住进医院。

老兵叮嘱

■于智杰

刚刚休假的我，去医院陪护他。这也是我参军后，陪伴爷爷最长的一次。每到晚上，爷爷的意识就模糊不清，发出痛苦的呻吟，我只能紧紧抓住他的手，通过聊天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一天晚上，爷爷不停地唤我的小名。我冲到床前，急忙询问他是不是哪里疼？“邻村的二柱子跟第一梯队上去了，我们什么时候上？”爷爷又在说梦话了。

我赶紧配合道：“不急，他们刚上去，还没跟敌人打。”

“哦，有点慢啊，趁着天黑抓紧啊！”

“是，爷爷，我马上通知他们。”而后，爷爷的手在病床的护栏上，“滴滴答、滴滴答”地敲着，反反复复两次后才停下来。我托着他的手，平放在病床上。他右手中指其实早已变形，那是他在部队当报务员时，长期训练所致。

夜深人静时，我翻看手机备忘录，找寻着关于爷爷的点滴。“以后你就是指挥员了，要把身体练好，更得把头脑练好，得对你带的兵负责。”这是爷爷在我赴海防部队任职前，对我提的要求。他的嘱托，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要一直当个能打胜仗的兵。

又见黄桷兰

■田青霞

那年那时

6年前，我随军来到“雨城”雅安。初来乍到，对于“雨城”的一切，我都倍感新奇。工作之余，徜徉大街小巷，在这座薄雾氤氲、青桥烟雨、水韵温存江南的巴蜀小城，我发现不少当地人都喜欢佩戴一种小花。一个小女孩告诉我，那些小花叫“黄桷兰”，而且当地人佩戴的一般都是含苞待放的花朵。这个时节的花朵，香味悠长；如果完全绽放，花朵的味道会变得极浅极淡，佩戴就失去了意义。

哦，原来如此，好美好香的黄桷兰！可能从那时开始，我就已经悄悄爱上“雨城”。

在“雨城”生活时间久了，渐渐地，我已驾轻就熟地找到卖花嬢嬢。她们往往手捧一个不大的白色泡沫保鲜盒，在人流较多的地方叫卖。那些可爱的黄桷兰点头、脚并脚，静静地躺在里面，仿佛一尊尊美人，含蓄、清雅……

倘若有人要买，嬢嬢就手脚利索地穿针引线，将两朵或三四朵连起，然后拿一枚小小的别针给你别上，同时不忘赞你“小（特别之意）美！非香！妹妹（指女孩）”。在沁人心脾的风中，我静静看着卖花嬢嬢脸上荡开细纹。含香的时光，如此美好……我似乎看见，又一朵美丽的黄桷兰在人间绽放。

爱人的几位战友，知道我喜欢黄桷

兰，每到自家有花含苞待放之际，便不厌其烦地给我摘来。手心里的兰香蕴含着战友情深，常常让我感动到落泪。

万万想不到，我心心念念的黄桷兰，后来会在与“雨城”气候相反的一个城市攀枝花，再次见到。

那个春节，我到爱人部队探亲。快到家属公寓楼前，一阵若有若无的香随风飘来。香从何来？抬眼望去，原来是家属公寓楼门前两棵葱茏的黄桷兰。瓦蓝瓦蓝的天空下，它们一左一右守护在楼门两侧，足有5层楼高。风吹过来，婆娑的绿叶中隐隐约约露出一些素洁之花，有的小巧微启，似欲说还休，有的兰指纤纤、若柳云抚月，那么婀娜，那么优雅，给威严的军营平添一份别样的温情。仿佛他乡遇故知，我快两步，踮起脚尖，摩挲着似曾相识的叶子，叶子以淡淡的馨香轻拥着我……

雅安气候湿润，黄桷兰树大都长得不高；攀枝花阳光充足，黄桷兰树更茁壮。在两个气候不同的城市，我领略了黄桷兰的不同面貌。

身为军人，爱人平日铁骨铮铮，但在家时，温情体贴。看我喜欢此花，每到花开时节，他必定站在窗口，踮起脚尖，伸出手臂给我摘。后来，他在楼顶的花盆里为我栽种了两棵。军中铁汉也柔情。如今，花树已茁壮过他的头顶。

那天，我惊喜地发现，窗前的黄桷兰又发了新芽。看来，新一轮馨香，马上又要再在军营盛开了。



图为含苞待放的黄桷兰。

作者供图



家庭秀

海浪滔滔，金色的阳光洒在战士们坚毅的脸上，那些庄严，仿佛一身铠甲，诉说无畏与荣耀。孩子，去大胆地想象，一条钢铁巨龙的飞驰吧，当青春与热血，在舰上生根发芽，开出的花朵，必定是辉煌的篇章。

陈赫文

定格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开展“舰艇开放日”活动。图为干部王义杰带儿子参观舰艇模型。

杨福龙摄

情到深处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小时候，家里虽不富裕，但不论饮食起居还是上学读书，她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只要有她在，再苦的日子都会亮堂起来。

母亲的文化程度不高，却是个明事理的人。那年，征兵工作开始后，我向家人表达了当兵的心愿。奶奶舍不得我离家，母亲就反复去做她的思想工作：“孩子想当兵是好事，咱们得支持。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嘛！再说，孩子身体弱，正好到部队锻炼锻炼。”母亲的话质朴却有力，我最终如愿以偿，参军入伍。

初入军营，我适应不了部队的生活节奏和训练强度。一次，靶场热浪滚滚，连续多日的野外拉练让我精疲力尽，再加上中暑带来的身体不适，我萌

感念母亲

■朱峰

生了退意。训练结束后，当我颤抖着手拨通那串熟悉的电话号码，只叫了一声“妈”，泪水便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

“孩子，怎么了？有什么话慢慢说……”电话那头，母亲轻声询问。母亲说，既然选择了当兵，就不能因为吃点苦而退缩，一定要坚持下去。从那以后，母亲每次和我通话，都会给我鼓励。我也渐渐摆脱迷茫，顺利考上了军校。

我从军校毕业后，来到基层部队工作。驻地虽然离家不远，但母亲怕影响我工作，从未主动打电话让我回家。前

年，母亲生了重病，我赶回家探望。不久，我在部队赶赴抗洪抢险一线。我既牵挂着在前方奋战的战士们，又放心不下身体虚弱的母亲，一时间坐立难安。

“你去忙吧，不用担心我。”母亲忍着病痛，开始默默为我收拾行李。次日，天刚亮，母亲亲手包的饺子端上了餐桌。

“吃完饺子就出发吧。”母亲说话声音有些颤抖，脸上却挤出一丝微笑。看着她憔悴的样子，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一顿饺子的工夫，母亲与我之间似有千言万语却没有说出。